

<<水长东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水长东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5416901

10位ISBN编号：7505416901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朝华出版社

作者：杜若

页数：31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水长东>>

前言

2005年春节过后，杭州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。

当时，杜若是位行动不便的准妈妈，坐在暖气房里，对着窗外绽出的迎春，写下了这个故事的第一句话：“二月初十，眼看着阶下的迎春已绽出娇黄的花苞，却又飘飘洒洒地下起雪来……”就是这般时节，一个名叫如月的乡间女子进了端王府。

在孩子呱呱落地之后，这部小说却用了比十月怀胎更久的时间才面世。

而在看到这个稿子时，我有些自恋地想，我有幸被请来为此书做序，或许只是因为那个人叫“如月”吧？

《水长东》虽然是一个复仇与爱情的故事，但其实从一开始甚至不能够算有悬念。

<<水长东>>

内容概要

起政治争斗的灭门惨案。

一个隐忍决绝的复仇计划。

一边是工于心计、柔弱却坚毅的亡臣之后——如月姑娘，一边是权倾一时、强势却心含柔情的幼帝首辅——端王爷。

爱恨与情仇，真心与假饰，将两个人宿命般地纠缠在一起。

她原是相府的千金，却阴差阳错流落民间。

后来，相府惨遭灭门之灾，而她得以幸存。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她得以接近自己的灭门仇敌端王，并做了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端王夫人……他原是皇帝宠爱的嫡子，却在宫廷倾轧中遭人阴谋暗算，母后被打入冷宫，他也被冷落。

后来，东山再起的他永远难以释怀早年的遭遇，他要亲手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……一时间，悬念迭起，山雨欲来。

端王的野心能否实现？

机谋运筹之中，谁更胜一招？

真爱能否把仇恨冲淡？

是大仇得报，命各天涯，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？

人生长恨水长东，总有些无奈，总有些超脱……美丽的乡间女子容如月在偶然的的机会里进入了端王府，原因是她的容貌与端王曾经迷恋过的女子一般无二。

然而，人人见了她都惊为天人，唯独端王见了，却弃之如履。

为什么？

如月不明白，但她不甘心，她决定留在端王府，忍辱负重，定要让端王倾心于她。

因为，她所作的一切，都另有原因……本书为《天舞》作者杜若作品这故事说的是：毒蛇与蝎子相爱，看最后是谁整死谁？

<<水长东>>

作者简介

杜若，白羊座，工科博士，在浙江大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，然后留校当老师。

爱读书、上网。

为九界网、桑桑学院和清韵书院最有人气的专栏作家。

已出版长篇小说《天舞》系列。

<<水长东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第二章 转烛飘蓬一梦归第三章 梦回芳草思依依第四章 欲寻陈迹怅人非第五章 别时容易见时难第六章 朦胧澹月云来去第七章 桃李依依春暗度第八章 人生愁恨何能免第九章 庭空客散人归后第十章 九曲寒波不溯流第十一章 片红休扫尽从伊第十二章 绣床斜凭娇无那第十三章 梦里不知身是客第十四章 烛明香暗画楼深第十五章 砌下落梅如雪乱第十六章 愁恨年年长相似第十七章 心事莫将和泪说第十八章 凤笙休向泪时吹第十九章 一片芳心千万绪第二十章 朝来寒雨晚来风第二十二章 无奈夜长人不寐第二十三章 绿窗冷静芳音断第二十三章 流水落花春去也第二十四章 山远天高烟水寒
尾声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

<<水长东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天教心愿与身违 二月初十，眼看着阶下的迎春已绽出娇黄的花苞，却又飘飘洒洒地下起雪来。

雪虽然不大，只零星星的夹在风中，天却变得煞冷。

李保儿缩手缩脚地出了门，才走两步，就响亮地打了个喷嚏。

“啊——啾！”

他抱紧了怀中的包袱，正嘀咕着：“这倒霉天儿……”忽然看见巷子那头儿慢慢地走过来一个人，顿时喜上眉梢。

“容家妹子！”

容如月正低头走着，听见叫，抬头一看，脸上泛起浅浅的笑：“原来是李爷，这么冷的天儿，赶着做什么去呢？”

“什么爷不爷的！”

李保儿嬉笑着凑上前去，“你要乐意，叫我声‘哥’就得……”如月微微一侧身子，说：“李爷，要没别的事儿，我还赶着上张二婶子家去。”

说着，便要从他身旁绕过去。

“哎哎——”李保儿忙拦住她，“说正经的，我真有急事找你帮忙。”

如月收住脚，将信将疑地瞧着他。

李保儿打开手里的包袱，露出件大红缎面的夹袍：“你快看看，能补不能补？”

抖开来，只见衣摆上刷开了寸把长的一道口子。

如月见那袍子边角都绣了如意纹，很是精致，笑着说：“哟，谁家的喜服裂了？”

李保儿却不接她这话，只说：“急着要用的东西，老爷让我出来找人织补，我想着这附近就数你容家妹子的手顶巧，你快看看吧！”

如月相了好一会儿，犹豫着说：“能补是能补的，可……”李保儿一听说能补便喜不自禁，根本不容她说完，推着她就往李府里走，嘴里说：“好妹子，你可救了命了！”

说什么也得帮我这个忙，我好吃好喝地招待你！”

如月忙说：“可张二婶子那边……”“放心放心！我找人跟她去。”

李保儿不由分说将如月拽进府里。

丝线都是现成的，对如月来说只是费工夫，倒也不是多难的事。

补了两个时辰，李保儿来看了十几趟，时不时地给端茶送水。

到了午后，如月果然将那道口子织补好，拿到窗口对光照了，也看不出痕迹。

李保儿看了眉开眼笑，又出去领了个中年男人来看。

如月认得，那是李府的大管家。

管家细细看了一会儿，又拿手摸了摸，脸上也露出笑容。

转过身来上下打量如月几眼：“看着有点脸熟，你是……”李保儿抢了答道：“是庄子上的容家大姑娘。”

管家“哦”了一声，对如月说：“你且别忙着走，在这儿等等，可能有赏。”

说完便拿着袍子去了。

李保儿回头笑道：“妹子得了好处，可别忘了谢哥哥啊！”

如月低头坐在炕沿上，只不理睬。

没过多久，果然有人来叫如月，领了她往前头走。

如月只在交租的时候来过李府，都是在外边转转，哪里见过里头？

只见庭院深深，到处雕梁画栋，便连头也不敢抬，紧紧盯着脚底下。

也不知穿了多少回廊，听前面那人说声：“到了。”

如月忙站住。

迎面是大正房，左右各有厢房，早有丫鬟从里面出来，领她进去。

<<水长东>>

正中座上端坐了一个人，端着青瓷茶盅喝着茶，李老爷在一旁作陪。

如月上去行了礼，垂手站在下头。

她也不敢抬头细看，只隐隐约约地瞧见前面一角酱色绞丝的衣摆。

听那人慢慢吞吞地问道：“是你补的衣裳？”

“那声音很年轻，却是又尖又细，就像被人踩着脖子的鸭子，如月吓了一跳，差点要抬头，忽见旁边的小丫鬟给她摆手，这才醒悟过来。

忙说：“是。

”“手艺不错，都赶上宫里针工局的了。

”如月听他说了这么一句，才隐约想明白，这人原来是宫中的太监。

“爷过奖了。

”她嘴里答着，心里好奇得难耐，又听上面茶盅轻响，想必那人正低头吃茶，便大着胆子，抬起头飞快地扫了一眼。

谁知那人刚巧也抬起眼，两人的目光一碰，如月慌得把头直垂到了胸口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那人的声音不知为何，忽然带上了颤，“你抬起头来！”

”如月依旧垂了头。

李老爷在旁边不耐烦，催她：“叫你抬头呢！”

”这才犹犹豫豫地扬起脸。

那人直直地瞪着她的脸，便听“啪”一声脆响，手里的青瓷茶盅掉在地上摔了个粉碎。

房中诸人都吓了一跳，不知这变故算是怎么一回事？

推根究源，总是如月的缘故，李老爷便挥挥手：“领她下去。”

”如月忙不迭出了屋子，只觉心怦怦直跳。

跟着丫鬟走到半路，方才渐渐地定下神来。

忽听背后脚步急切，有人追着喊：“容姑娘，等一等！”

快请回来！”

”如月诧异地站住，回头看时，见是管家吁吁带喘地跑近。

这下，连旁边的丫鬟也露出惊讶的神情，从未见管家这么失态过，真猜不透出了什么事。

管家奔到如月面前，连气也不曾喘匀，急急忙忙便说：“亏得姑娘还没出府，快跟我回去吧。”

”也不待如月回答，就朝丫鬟使了个眼色，叫她搀起如月就走。

如月愈发晕头转向，直到又被带回正堂，也没缓过神来。

李老爷神色迟疑地瞧了瞧堂上那太监，又瞧了瞧她，和颜悦色地开口：“容家姑娘……”一句话未完，那太监先插了句：“来，给容姑娘设个座儿，坐了好说话。”

”这话李老爷听了也是一怔，却不便多说什么。

丫鬟搬了绣墩来，如月犹豫着看了李老爷一眼，见他微微颌首，这才欠着身子坐了。

李老爷指了指堂上的太监，接着说：“这位，是端王府管事的陈公公。”

”如月听见“端王府”三个字，惊得身子一跳，脸色苍白地盯着陈公公看了一眼，才慢慢地低下头。

这会儿，却也没有人顾得上指责她失礼。

“陈明。

”陈公公居然在座上微微躬了躬身子，自己把名字报了。

如月兀自一脸茫然。

李老爷续着方才的话：“陈公公再三赞你手艺好，说如今端王府里正缺你这样的针线，问你愿意不愿意进府去？”

你看……”如月一直低着头，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。

李老爷等了好半天，终于按捺不住地催了一声：“容姑娘？”

”如月惊得一跳，抬起头时，见陈明笑吟吟地望着自己：“容姑娘莫非有什么为难？”

不要紧，只要姑娘开口，旁的事包在我身上就是。

”这样笃定的口气。

<<水长东>>

如月手心发寒，蓦地握紧了，又一点点，一点点地松开。

然后才说：“倒也没有什么别的，只是我有个八岁的小弟……” 她话还没有说完，陈明已经“咯儿咯儿”地笑开了：“这算什么难事？”

姑娘要是想带着你小兄弟一块儿呢，就带了去，要是不想带了去呢，我就安排人在这儿照料他——也不用托别家了，我看李府就是个善心人家，是不李爷？”

李老爷尽自诧异，也只得连声附和，满口答应。

“姑娘你看，还有什么事放不下的没有？”

也不用费二回事，一回都了了吧。

如月头垂得更低，过了会儿，才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，慢慢地站起身来，对着李老爷深深地行了一礼：“我那小弟，就多劳老爷费心了。”

李老爷当着陈明的面，嘴里自然不住地谦逊，心里对眼前这事却全摸不着头脑。

趁如月直起身的当儿，仔细瞧了她几眼，正见她眼波一转，便如暗夜中划过的一双星子般，照得他眼前也是一亮。

便不由在暗地里“哦”了一声，心想，这倒难怪了。

一乘小轿，将如月悄悄接入端王行苑。

路上她悄悄地掀起轿窗帘子，乡间的景物一一地从眼前掠过。

刚刚泛青的田间积了薄雪，绿与白之间偶尔还夹杂了几树山茶，已开了艳红的花，小孩子追逐玩闹，嬉笑声遥遥地随风飘过，远处炊烟袅袅地升起……多少年来熟得不能再熟的景象。

她慢慢地靠回座上，心里想着，下一次看见会在几时呢？

耳畔响起上轿前陈明那番悄悄话：“容姑娘，我也不用瞒你，老天给了你这张脸，我就给你指条富贵路。

你若真能跟了我们王爷，从今往后除了天上的星星月亮，你得不到的东西只怕没有几样。

我呢，指望着姑娘上了高枝，还能记得从指缝里头漏个一丁半点的给我。

自己怎么答的全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晕沉沉地上了轿。

——或许，再也不能看见了。

转念到此，心底一片彻寒，便如从帘缝里渗进来的风。

到行苑时，天色已暗。

如月听得外面脚步杂乱，仿佛许多人走动，却听不见一点旁的声音，掀帘子看了一眼，见轿子正从两座大帐间穿过，两旁都是兵士，正生灶做饭。

如月从没见过这么多穿军服的人，心头一突，忙放下手。

又行了一阵，却听外面有人笑着招呼：“陈公公。”

又问：“这是谁啊？”

陈明冷冷回他：“是你问的吗？”

那人便不做声了。

不多时，落下轿子。

陈明亲自上来打起轿帘：“容姑娘，请吧。”

如月下了轿，迎面是扇垂花门，进门小小的一个院子，里面一溜五间房。

陈明引她进了东首的一间，指了指炕上让她坐，一时又捧茶捧果，倒弄得如月不知所措，慌慌张张地站起来。

陈明笑说：“姑娘且在这儿坐会儿，吃口茶，我去去就回来。”

若有人问起，姑娘就说我的名字。

如月应了，陈明看她的意思还要往外送，忙摆着手拦住：“姑娘可别客气，往后仰仗姑娘的地方多了。”

交代完，自往内院来。

刚进月门，正见上房丫鬟玉秀从屋里出来，忙满脸堆笑地迎上去。

“王爷这会儿干什么呢？”

“在书房写信。”

<<水长东>>

”玉秀站定脚，目光往陈明脸上一绕，微微冷笑地说，“你可真出息了，出去买个茶叶买了这半天，我只当你掉沟里摔折了腿呢！”

”陈明故意把双眼睛瞪得滚圆，“玉秀姐姐，你神了！我今儿出门没走多远，就摔了个大跟头，腿没折，新上身的衣裳刮了个大口子。”

”他拧出满脸懊恼，逗得玉秀“扑哧”一笑。

“可是呢——”陈明话锋一转，存心拉长了调子，“这一跟头可不白摔。”

”“怎么，摔出金子来了？”

”“比金子贵重！”

”陈明看看四下无人，往她身边凑了凑，小声说：“我捡了宝回来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——这事儿还得找你帮个忙呢。”

”玉秀“哼”了一声，“打量我会信你那些个鬼话？”

我可没那个闲工夫。

”“真的真的！”

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呐？”

”陈明急得赌咒，“骗你让我嘴里生个毒疮！”

好姐姐，快走吧，那‘宝’可捂不住。”

”玉秀想了一想，点点头，“行，我跟你去看看，要是没什么稀罕的，下回你再有什么事儿就甭上我跟前来说了。”

”陈明胸有成竹，领着玉秀出了内院，往东折到底，就是如月待的那个小院子。

他在檐下放轻了脚步，快到门口时，冲身后的玉秀招招手：“你来看。”

”玉秀探身往屋里看，只一眼，便如胸口被人狠狠锥了一下，猛地一震。

陈明耳语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”玉秀只不搭腔，像被施法定了身似的，直愣愣地看了好半天，才吐了一句：“我的老天爷啊……”陈明轻轻一扯她的袖子，两人退到角门外，玉秀兀自用手捂着胸口，惊疑莫定地说：“要不是亲眼看见，我才不敢相信……哎，你看清楚了没？”

她脚下可有影子？”

”陈明“扑”地一笑，“好姐姐，你往哪儿想呢？”

那就是个活生生的人！”

”“活人……”玉秀慢慢地吁了口气，退了两步，倚着旁边的柿子树。

经冬的柿子，一颗一颗红得宝石似的，悬在枝头，在微风夕阳里悠悠地晃着。

玉秀抬头看了一会儿，恍惚地喃喃：“我真当是她的魂儿回来了……”忽地又一激灵，掉转脸来狠狠盯了陈明一眼：“你把这么个人弄回来，打的什么主意？”

”陈明笑嘻嘻地说：“姐姐玲珑剔透的一个人，这还能不明白？”

你我见了她都这样，我就不信王爷见了能不……”他猛地将后半截话咽下去，朝两边看了看，才又说：“你想，办成了这事儿，将来会有多少好处？”

这是真真正正的一个‘宝’，姐姐你见了就舍得放过去？”

<<水长东>>

编辑推荐

超人气写手杜若最新力作《水长东》，女侠沧月倾情作序推荐，相府千金与首辅王爷演绎的宿命纠缠，引爆2008历史言情小说新潮流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